宋景文筆記/卷上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◄

宋景文筆記
卷上

► 卷中

釋俗

近世授觀察使者不帶金魚袋。初，名臣錢若水拜觀察使，佩魚自若，人皆疑而問之。若水倦於酬辯，錄唐故事一番在袖中，人問者輒示之。

宦者宮人言正月與上諱同音，故共易為初月。王圭為修起居注，頗熟其聞，因上言：秦始皇帝名政，改正音政月為端月，以正音政為正音征。今乞廢正征音一字不用。遂下兩製議，兩製共是，其請表去其字。曾公亮疑而問予，予曰：「不宜廢，且月外尚有射正。《詩》曰：『不出正兮。』不止正月矣。」曾寤，密語丞相府，罷之。

國朝有骨朵子，直衛士之親近者。予嘗修日曆，曾究其義，關中人謂腹大者為胍肫，上孤下都，俗因謂杖頭大者亦為胍肫，後訛為骨朵。朵從平聲，然朵難得音。今為軍額，固不可改矣。

予昔領門下省，會天子排正仗，吏供洞案者設於前殿兩螭首間，案上設燎香爐。修注官夾案立。予詰吏何名洞，吏辭不知。予思之通朱漆為案，故名曰洞耳。丞相公序謂然，唐人鄭穀嘗用之。

宣獻宋公著《鹵簿記》，至穇槊不能得其始，遍問諸儒，無知者。予後十餘年方得其義，云江左有瓟槊，以首大如瓟，故云。穇，一作犦。

陶穀本唐彥謙後，石晉時避帝諱，改曰陶。後納唐氏為婿，亦可怪。

古人寫書盡用黃紙，故謂之黃卷。顏之推曰：「讀天下書未遍，不得妄下雌黃。」雌黃與紙色類，故用之以滅誤。今人用白紙，而好事者多用雌黃滅誤，殊不相類。道佛二家寫書，猶用黃紙。《齊民要術》有治雌黃法，或曰：古人何須用黃紙曰糜，染之可用辟蠹。今台家詔敕用黃，故私家避不敢用。

孫炎作反切，語本出於俚俗常言，尚數百種，故謂就為鯽溜，凡人不慧者即曰不鯽溜，謂團曰突欒，謂精曰鯽令，謂孔曰窟籠，不可勝舉。而唐盧仝詩云：「不鯽溜鈍漢國朝。」林逋詩云：「團欒空繞百千回。」是不曉俚人反語。逋雖欒突為團，亦其謬也。

碑者，施於墓則下棺，施於廟則係牲，古人因刻文其上。今佛寺揭大石鏤文，士大夫皆題曰碑銘，何耶？吾所未曉。

樂石有磬，今浮屠持銅缽亦名磬。世人不識樂石，而儒者往往不曉磬折義，故不獨不識磬，又不能知缽。搗辛物作齏，南方喜之，所謂金齏玉膾者。古說齏臼曰受辛，是臼中受辛物搗之。

南方之人謂水皆曰江，北方之人謂水皆曰河，隨方言之便，而淮濟之名不顯。司馬遷作《河渠書》，並四瀆言之。《子虛賦》曰：「下屬江河，事已相亂。」後人宜不能分別言之也。

莒公言：「河陽出王鮪。」即今黃魚也，形如豕口，與目俱在腹下，每春二月出於石穴，逆河而上，人乃取之。其腥不可近，官以為鮓，獻禦，其味甚美，然有毒，所謂王鮪岫居者。

蜀人謂老為皤音波，取皤皤黃發義。後有賊王小皤作亂，今國史乃作小波，非是。

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嚱。李白作《蜀道難》因用之。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，左右必曰喏，而司空圖作《休休亭記》又用之。修書學士劉羲叟為予言，《晉書》言「咄嗟而辦」，非是，宜言「咄喏而辦」。然咄嗟，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，或自有義。

今造屋勢有曲折者謂之逋峻。齊魏間，以人有儀矩可喜者謂之逋峭，蓋逋峻也。《集韻》曰：逋涂，屋不平也。逋，奔模切；涂，同都切。

儒者讀書多隨俗呼，不從本音，或終身不悟者。凡讀廷音定皆作廷音亭，故廷中、廷爭、柏者鬼之廷、遊神之廷皆作庭。假借之假音嫁皆作假音賈。朝請音方姓切皆作請屈請之請。爛脫音奪皆作脫。大守音狩作守。周身之防去聲為防。廷尉評去聲為評。中去聲興為中興。若此甚眾。

莒公嘗言山東曰朝陽，山西曰夕陽，故《詩》曰「度其夕陽。」又曰「梧桐生矣，於彼朝陽。」指山之處耳。後人便用夕陽為斜日，誤矣。予見劉琨詩「夕陽忽西流」。然古人亦誤用久矣夫。

余見今人為學不及古人之有根本，每亦自愧。嘗讀《祭式》，其中有任器字注曰未詳，且任器乃擔荷之具，雜見子史，何云未詳。

古今語無雅俗，惟世之罕道者似雅，如古以大為大音如舟拖之拖，則言大雅、大夫、大閱、大舉類，不及今人言大徒帶反之雅。古以車音居為車昌遮反，漢以來乃言車居，俗語則曰車昌遮反，則今語為雅。

今公私文書以敕音賚為敕，吏既書畫有體，不複能改。

《春秋》說以人十四心為德，《詩》說以二在天下為酉，《漢書》以貨泉為白水真人，《新論》以金昆為銀，《國志》以天上有口為吳，《晉書》以黃頭小人為恭，《宋書》以召力為劭。

古無正字，多假借，以中為仲，以說為悅，以召為邵，以間為閑。後人以亂旁為舌，揖下無耳，黿鼉從龜，奪奮從雀，席中從帶，惡上安西，鼓外設皮，蠻頭生毀，離則配禹，壑乃施溪，巫混經旁，皋分澤外，獵化為獦音葛獸名，業左益土，靈底著器，其何法哉。

余友楊備得古文《尚書》釋文，讀之大喜，於是書訊剌字皆用古文，僚友不之識，指為怪人。

余少為學，本無師友，家苦貧，無書，習作詩賦，未始有誌立名於當世也，願計粟米養

親紹家閥耳。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，公奇之，以為必取甲科。吾亦不知果是歟。天聖甲子從鄉貢試禮部，故龍圖學士劉公歎所試辭賦，大稱之，朝以為諸生冠。吾始重自淬礪力於學，模寫有名士文章，諸儒頗稱以為是。年過五十被詔作《唐書》，精思十餘年，盡見前世諸著，乃悟文章之難也。雖悟於心，又求之古人，始得其崖略。因取視五十已前所為文，赧然汗下，知未嘗得作者藩籬，而所效皆糟粕芻狗矣一作耳。夫文章必自名一家，然後可以傳不朽。若體規畫圓、準方作矩，終為人之臣僕。古人譏屋下作屋，信然。陸機曰：「謝朝花於已披，啟夕秀於未振。」韓愈曰：「惟陳言之務去。」此乃為文之要。五經皆不同體，孔子沒後百家奮興，類不相沿，是前人皆得此旨。嗚呼！吾亦悟之晚矣。雖然，若天假吾年，猶冀老而成云。

莒公嘗言王沂公所試《有教無類》、《有物混成》賦二篇，在生平論著絕出，有若神助云。楊億大年亦云：「文章立名不必多，如王君二賦，一生衣之食之不能盡。」

李淑之文自高一代，然最愛劉禹錫文章，以為唐稱「柳劉」，劉宜在柳柳州之上。淑所論著多似之，末年尤奧澀。人讀之至有不能曉者。

柳州為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，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於古，而一出諸己。劉夢得巧於用事，故韓柳不加品目焉。

晏相國今世之工為詩者也。末年見編集者乃過萬篇，唐人已來所未有。然相國不自貴重其文，凡門下客及官屬解聲韻者，悉與酬唱。

上即位，天聖初元以來，搢紳間為詩者益少，惟故丞相晏公殊、錢公惟演、翰林劉公筠數人而已。至丞相王公曙、參知政事宋公綬、翰林學士李公淑，文章外亦作詩，而不專也。其後石延年、蘇舜欽、梅堯臣皆自謂好為詩，不能自名矣。

余於為文似遽瑗。瑗年五十，知四十九年非。余年六十，始知五十九年非，其庶幾至於道乎？天稟余才才及中人，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，然自力於當時則綽綽矣。

每見舊所作文章，憎之必欲燒棄，梅堯叟喜曰：「公之文進矣，僕之為詩亦然。」

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，供公家一時宣讀、施行以便快然，久之，不可施於史傳。余修《唐書》，未嘗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於傳者，唯舍對偶之文，近高古乃可著於篇。大抵史

近古，對偶宜今，以對偶之文入史策，如粉黛飾壯士，笙匏佐鼙鼓，非所施雲。

莒公常言：宋宣獻公作《西太乙宮碑》，文之極摯者也。

晏丞相嘗問曾明仲云：「劉禹錫詩有『西春水縠紋生』，生字作何意？」明仲曰：「作生育之生。」丞相曰：「非也，作生熟之生，語乃健。」《莊子》曰：「生熟不盡於前。」王建詩曰：「自別城中禮數生。」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